

鲁院赋予我纯洁的灵魂

□毛宪文(蒙古族)

鲁迅文学院(原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是在一片欢呼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由著名作家丁玲牵头,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鼎力支持而兴办起来的。它从第一期起就为共和国培养了第一代自己的作家,使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被人们誉为“文艺的黄埔军校”。后因突发的暴风雨摧残,这朵鲜花暂时凋零,然而涅槃的凤凰,经过洗礼,在改革开放后飞得更高,释放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1952年,我从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来到中央文学研究所读研。开学第一课,丁玲老师主讲,内容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她开宗明义地说:你们是科班出身,以自学为主、集体讨论为辅。但在自学中要注意两点,一是改造自己的思想,二是转变自己原有的非人民群众的立场。我在自学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困惑,于是向丁老师请教。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星期天你约朋友去逛公园,天突然下起了雨,你觉得这雨扫了你的兴,你就不高兴。而广大农民一见下雨,欢天喜地!那必定是久旱逢甘霖。“这就说明了不同的立场,显示了不同的思想。”丁老师的话使我豁然开朗。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学院为了巩固大家学习《讲话》的收获,安排学生到人民群众之中进行学习。当时我被分配到大同煤矿去体验生活,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第一天,我一大早来到矿口,脱下学生装,换上厚实的矿工服,戴上安全帽,乘升降机一起来到井下。明亮的灯照耀着我们,四面八方都是黑油油的矿石,割煤机嚓啦嚓啦不停地响着,煤灰纷纷往下洒。大家开始工作了,班长马六孩是劳模,他站在前面,隔一米不到的距离有第二人,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往后排,20人一班,就像一条巨龙。龙尾还有个劳模叫连万禄,我紧紧跟在后面。工人用的铲煤锹,是大钢锹,就像我们家的簸箕那么大。这钢锹的锹把比农民用的锹把要短点,使用起来很方便。工友们一弯腰,一锹满满的煤铲挖起来,往煤溜子上狠狠地一扔。每人都是一铲一扔。那个动作就像端午节“划龙舟”,一个接着一个。煤溜子就不停地转动,把煤渣带出去。我也弯着腰,照样一铲一扔。铲着铲着,我伸起腰,看着前面,没一个人停下来,割煤机也不知疲倦地割着,灰也越来越大。我歇了一会儿,又弯下腰接着干。一开始我也是铲一锹满的,后来不行,只能铲半锹了。铲呀铲呀,发现自己的手没劲了,腰也痛,我又得歇了。这时,我看到工友们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大家开始一个个脱衣服。刚脱去衣服的皮肤,在黑煤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白,就像是黑装换上了白装。工友们还是一个一个拼命地铲着。我也不好意思歇,只好继续干。为了生产赶上去,煤溜子不能停。不久,班长终于发话了:“留一半人继续干,一半人先休息。”这时,工友们从我身边走过,我发现他们的脸部,好像都戴了黑面具,只有在动的眼睛有白点。

这时有个工友拍拍我说:“抓紧时间休息。”我顿时反应过来,赶紧也跟着回去,可没走几步,就摔倒在煤堆里。旁边的几个工友闻声过来,机智地拉着我露在外的手,从煤堆中把我拉了出来。我急忙吐出嘴里的煤灰,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吓坏我了!这时工友们安慰我说:“好在没出大事,习惯了就好了。”这时

班长跑过来急忙问道:“有什么要帮忙吗?”等我反应过来,才发现眼镜和手表不见了。这时班长用内部电话说:“关割煤机。大家帮大学生找眼镜和手表。”我和几个工友在煤堆里,翻来覆去就是找不到眼镜和手表。我心里特别地急,觉得找的时间太长了,心疼眼镜和手表是自然,重要的是耽误了大家的生产和宝贵的休息时间,他们的无私善良感动了我。我感到惭愧了,对班长说:“别找了!”

中餐终于来了,大家也确实饿了。有的直接用黑黑的手抓着馒头一边走一边吃,有的坐在煤块上,有的蹲在煤地上,大口大口地吃着。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狼吞虎咽”这个词。我用筷子夹着馒头刚吃几口,有的工友们就吃完了,等我吃完了,工友们就开始劳动了。工友们从不考虑个人的困难,始终坚持努力工作。他们身上虽然黑,但有颗真诚的、善良的、金子般的心。从这天起,我的心就和工友们融在一起了,他们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佩服他们的精神,他们身上真善美的精神。

有一天,领导接到通知,工作量要加大。班长告诉工友们说:“祖国在发展,现在用煤单位太多,炼钢、炼铁、火车、轮船,还有老百姓的生活等等,特别稀缺煤。我们要努力挖出更多的煤,让我们的祖国建设得到保障,让大家过上好生活。”大家听后,高声回答:“好!”这段时间里,两位劳模每天带领工友们加班加点。过了几天,班长找到我说:“你对工作尽心尽力,不怕脏不怕苦,大家看在眼里,领导商量要补上你买手表、眼镜的钱,你要继续努力。”这让我感受到了无限的温暖,体会到了集体的温情。

我和工友们同甘共苦共患难。在休息时间里,我们有时也会去看看电影、散散步、说说话,也有爱学习的工友,向我借书看,大家互相学习帮助。

在这样的环境下体验生活,我真正体会到了人民群众的立场。转眼半年过去了,真要离开这里,我感到恋恋不舍。大家互相合影,亲切的话语暖在心头。工友们的互敬互爱、集体至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的灵魂得到了洗礼。回校后,我写出短篇小说《双喜》,经班主任马烽的帮助发表在《西安文艺》上。

二

相对于在大学生校园,在鲁院的学习形式要多样一些。名家的授课让学员们耳目一新,有丰富的图书资料供人学习,师生间、同学间的文学讨论也更加频繁。最初出于好奇,随后就不自觉地融入到这个氛围之中。鲁院是座文学的富矿,只要你用心去挖掘,真有采之不尽、掘之不竭的宝藏。

有一次,我向副所长张天翼请教:“您的《华威先生》那篇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界的爪牙的丑恶面貌而写。”我又问:“华威先生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生动。其中的诀窍是什么?”他说:“这些人打着抗战的旗帜,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争权夺利,破坏统一战线。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这些丑恶行为,我们要明辨是非、加以揭露。”张老师的答疑,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创作的奥秘。

有一天,我大胆地拿出自己的诗《草原,我的母亲》给田间老师看。我是这样写的:“我的家乡在草原,/成群的羊儿像天上的白云飘动,/亲人在挤奶,在锄草,/多么勤劳的民族啊。”田间老师看了后说:“你很勤奋,用叙述的形式去赞美家乡的人和物,用心可嘉!但这

不是诗,这是分行的散文。诗讲究意境、捕捉画面,通过形象抒发感情,而且要有时代感,语言要精炼,最好有节奏与韵律,切忌平铺直叙。你要把现有的内容,变成诗的表现形式。”听了田老师的教诲,我茅塞顿开。经过认真反复思考,我把诗改成这样了:“草原的山谷多么幽静,/黄羊麋鹿像朵朵彩云,/我骑着骏马去射彩云,/彩云越飘越高,瞬间不见踪影。/只见满载矿石的汽车,/划出一条条的土龙……”我再把诗拿给田老师看,他边看边点头说:“这才是诗。画面动静相间,描绘了草原特有的景色,描绘了解放后草原的建设情景,富有时代感,节奏韵律明显,朗朗上口。”从此以后我知道了写诗的要领。当年,这首诗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

毕业后,我留在鲁院教务处工作,从学生变为老师,但不忘初心,要永远保持学习之心。有一次,我与当时的学员邓刚聊天,我问他《迷人的海》的创作过程。他沉思片刻后说:“我从小生活在海边,对海的脾气太熟悉了,与同龄小哥们成天在海中玩耍、摸虾、捞海参,海水涨潮落潮也都摸透了。看小说,读得多了有一种创作的欲望,就想把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出来,想着怎么开头更吸引读者往下看,故事要合乎情理,表现出人物的个性。”邓刚的创作思路及创作过程,对我大有启发。

有个星期天,我找学员王鹏聊天,他写西北农村的文章,写得太到位了,让我看了非常感动。他说:“在农村插队时,利用空闲时间读小说、理论文章。虽然没机会上大学,但越读越钻到书里去了。这让我增加了很多知识,有些想法总在我脑子里,不知不觉就有表达的欲望,这欲望就像地热,非爆发不可。后来就勇敢地写出了粗糙的处女作。因为它真实,受到重视与好评,从此我就更有信心了。”王鹏说的很真实,很有借鉴性。

读学员伊德尔夫的作品,我认为他的作品运用纯熟的方言刻画人物、表达性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十分爱看用方言写的作品,读起来特别自然、真实、有亲切感。后来我也用家乡方言写文章。有时候,我想用方言来表达一些意思,但却想不起具体某个词,比如,写《三毛眼》时,我就想表达三毛眼蹲在地上与大家研究如何恢复线路,这“蹲”用方言来表达,就应该是“圪蹴”。我就一时半会想不起来这个词,还是伊德尔夫提醒了我才想起来。我对此非常钦佩。伊德尔夫谦虚地说:“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是我和老乡生活在一起,无话不说,彼此十分了解,写作品时他们的语言思想自然就冒出来了。”

丁玲老师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好作品出自于生活。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之中,才能写出受到人民欢迎的作品。对于我来说,鲁院让我更加接地气,使我的灵魂得到了洗礼,让我有了正确的努力方向。后来,我创作了《今日苏木山》《明星从这里升起》等作品,歌颂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在我心中,鲁院是一朵永远开不败的花,愿鲁院在新时代能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写作人才。



科尔沁扶贫攻坚采风诗记

□白涛(蒙古族)

去追逐天上飞流的云彩
和脚下、身旁,这因雨水的稠密
而自豪而沉稳的黑土地

种下一棵小白杨

种下一棵小白杨
让她一天天,慢慢长大
让她和今年开春时一起种下的
苞米、圆白菜、豆角、茄子、辣椒
和才刚落地不久的小牛犊
和刚装好门窗的新楼房
一起,慢慢长大

茄子、辣椒、豆角、圆白菜和苞米

夏秋就能收割
小牛犊长大还得三年
新房子要过一个冬天
过一个年,住着才感觉舒坦
小白杨呢,她一年四季都要
浇水,剪枝,去虫
每年只长高三寸
只开一次花,扬一次絮
吐一遍嫩树叶
到冬天,小牛犊钻进温暖的棚圈
空空的院子里只有小白杨自己
忍受冰雪严寒,春天来了
她看见那些去年不知道去了哪里的
白菜、豆角、茄子、苞米们



金银滩,青海省海西州所在地西海镇,70多年前因王洛宾的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而出名。

1941年春,著名导演郑君里在这里拍摄一部反映全民抗战的纪录片《民族万岁》,邀请当时在西宁教书的王洛宾参加。当地同曲千户的女儿萨耶卓玛扮演影片中的牧羊女,王洛宾扮演萨耶卓玛的帮工,跟着卓玛赶羊群。

拍摄工作很忙,大家晨出夜归。王洛宾在电影世界里过了3天真正的牧羊人生活。3天的相处,活泼美丽的卓玛给王洛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伴着金银滩帐篷中灿灿的酥油灯,一首脍炙人口的情歌从王洛宾心底流出: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每天看着她动人的眼睛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坐在地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这首歌不脛而走,也使金银滩名满天下。

8月的一天,我们来到了这个遥远的地方。在王洛宾音乐纪念馆,我们了解了王洛宾传奇而曲折的一生。这个出生在北京的学音乐专业的人,20世纪30年代参加“西北抗战剧团”,前往甘肃、青海各地宣传抗日,创作采风,从此留在西部。后被兰州反动当局以“共产党嫌疑”罪名逮捕,关押在兰州城北北大沙沟监狱,苦狱3年。后来,又因莫须有的罪名进了监狱,而且一待就是15年,直到1981年才得以平反,恢复名誉和军籍。

就是这样一位饱经磨难、历经坎坷的音乐家,却在西部成就了他作为一代歌王的传奇。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把一个草原深处的名不见经传的卓玛姑娘推向了全国、全世界,成为一个永久的艺术形象。尽管这个美丽的姑娘不幸早逝,但她因这首歌永远活在世上,也使王洛宾成为永远的情歌王子。

在金银滩,我看到许多多少女骑着马往来于碧绿的草原和曲折的河流之间,使我们不由得想起那个美丽的卓玛姑娘。现在的这些美丽少女,大多已不是在牧羊,而是在从事旅游了。在她们的脸上和眼神中,更多的是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

昔日美丽的姑娘的后代依然美丽,昔日遥远的地方却已不再遥远。金银滩再次让世人记住,是原子城的建立。

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

在那遥远的地方

□巴特尔

炸后,人们知道了罗布泊,人们把原子弹、氢弹与沙漠、戈壁联系在一起,与新疆广袤的荒野联系在一起。可有谁知道,这里才是两弹的真正诞生地。

1958年,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选址确定在金银滩。1959年春天,原西藏军区副司令李觉率领数千名先遣队员进驻金银滩。到了1959年夏天,来到基地建设的工作人员就达到15000余人。1962年,工作人员已突破两万人。同时,原在北京的九院(原国防核武器研究院)也整体搬迁到了金银滩。基地被命名为西北核武器设计研究院,代号青海国营221厂,对外叫青海矿区。

从此以后,这个遥远的地方成了神秘的地方,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家人也不知道在这里工作的人身在何处,通信地址都是北京某某信箱。北京一对夫妻分别接到任务都来到221厂工作,夫妻俩互通情况都说是长期出差,信件也是从北京某信箱转了一大圈才递到各自手中。饱经思念之苦的夫妻两人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庆功会上惊喜地发现了对方,原来他们工作的地方仅仅隔了一堵墙。

在这个神秘的地方,聚集了中国第一流的人才。邓稼先、王淦昌、周光召、朱光亚都在这里度过了研制两弹的艰苦岁月。两弹成功爆炸后,两弹的生产研制撤离了这方神秘的高原。1987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做出了撤销221厂的决定。1993年,原221厂的职工按照“适当集中,合理分散”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安置,其中的大部分分去了四川绵阳。

早晨起来散步,走到原子城博物院的后院。这里面积很大,有一些铁做的掩体状的建筑,还有一些科技人员在外勘探的铸铁雕塑。塑像上铁色叠加上锈色,给人一种沧桑感和悲壮感。当年有多少这样的科技人员奔走在茫茫的高原上,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为两弹的研制默默奉献。

在一处巨大的掩体的顶端,有一块向上成45度角扬起的铁板,上面镂空了展翅飞翔的和平鸽,博物院的围栏上也处处可见和平鸽的造型,很是震撼。在原子弹研制基地彰显和平鸽的造型,大概正是这些从事原子弹研究、制造的人们热爱和平、期盼和平的初衷吧。

在博物馆园区内矗立着一块用钢板建成的墙壁式建筑,上面刻满了原子城建设者的名字,正反两面都有,还刻有“仅以此向金银滩原子城的铸就者致敬”的字样。在园区的西门附近,有一座纪念碑,碑文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由张爱萍将军题写。

蓝天白云下,无际的绿茵,牛羊悠闲,废墟座座。置身其间,让人不由得思绪万千,感慨不断。陡然,在掩体式建筑平台的四壁上,我又见到了镌刻于此的那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一起唱

站在一起,在敖尼斯台村的小广场
土台子上,我们都挺直了腰杆
(多久都没有这样挺直了)
放声歌唱——
唱的词不重要
一首歌反复循环也不要紧
重要的是这种仪式感必须要有
(必须不必要,看看我身旁的
牧民的脸就知道了)
今天,必须把嗓子唱干了唱疼了
这样,浑身才觉着舒服、痛快

想起少年时候,在鄂尔多斯沙漠上
柴火把照着解放牌卡车
搭成的舞台,我们
跟着乌兰牧骑的哥哥姐姐们
唱啊,跳啊,一晚上都不想回家
一个个嗓子都喊哑了,流了那么多眼泪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在乌审旗最美的陶利滩上
牧民们最喜欢的歌手叫:金花
今天,在敖尼斯台小村
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从前
也让我觉着暂时的年轻
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间年龄
尽管都在科尔沁辽阔大地,尽管
离我的老家仅有百里之遥
我已将她遥远的温热,揽在胸前
贴在胸口,我愿这一路
大声唱着故乡的歌

老伴儿没了不说,还欠下了饥荒
贫困户的帽子,自己先戴上了
开始那几年,老黄啥都懒得干
因为没心思啊,地也快撂荒了
永宝村里的懒汉队伍也快排上号了

我问他,咋就又想种地了呢
他不言语,咧了咧扁嘴
几颗残牙露了露,说
人家来扶贫的鼓动我,给我弄贷款
又帮我买牛抓羔子啥的
不好意思啊,我老是老了点儿
还能干啊,不干那不成了懒鬼了
你看我这园子,这韭菜这豇豆这紫皮大蒜
看屋后面的牛、羊
看——
我说,看啥看,知道你有点钱了
就不能吃点好的,穿点好的
他又笑了:我都七十了
爬爬擦擦这点儿地就行啦——
他突然问我:你知道我一年能挣多少钱
——多少
——一万还多呢
——你要那些钱干啥
——我有孙子啊!他来,我给他几个,不来就不给

老汉叫黄贺林,是永宝村的
老人人家,上周四下午五点五十分
蹲在他家菜园子里
他给我卷了一棒旱烟
平平淡淡的香气,盖住了
我们俩的说话声

永宝村的黄老汉

六年前,黄老汉摊上了大事
老伴儿突然没了,老黄
站在突泉县医院一下就愣了